

『香格里拉·康巴文化』品牌丛书

走廊上的秘境

● 林俊华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香格里拉·康巴文化”品牌丛书

走廊上的秘境

林俊华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廊上的秘境/林俊华著. —2版.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7.10

(“香格里拉·康巴文化”品牌丛书)

ISBN 978-7-5409-3572-6

I.走… II.林… III.甘孜藏族自治州—概况
IV.K92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5406号

走廊上的秘境

ZOULANGSHANGDEMIJING

林俊华 著

出版人	罗 勇
责任编辑	陆 旭
装帧设计	茶马古道文化设计公司
美术统筹	四川民族出版社艺术编辑部
电脑制作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卢秀梅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三洞桥12号) 四川民族出版社
电 话	(028)87734153 [发行部] (028)87734157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240mm × 165mm
印 张	8.5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07年10月第二版
印 次	200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9-3572-6
定 价	25.00元

“香格里拉·康巴文化”

品牌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刘道平	尧斯丹	
主 任	莫世行	泽 波	
副主任	罗 勇	王怀林	陈加林
成 员	拥 措	陈思俊	毕世祥
	宋兴富	泽仁扎西	马晓峰



◆ 尧斯丹

当香格里拉世纪之争终于尘埃落定，当康巴文化热在海内外逐渐升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成立的专区级民族自治州越来越牵扯世人的眼球。

甘孜州幅员15.6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是香格里拉的核心区，是四川省旅游“西环线”的黄金路段，其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文化资源别具特色，汇集了众多的知名品牌和景区景点。在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举办的“选美中国”评选活动中，甘孜州成为获奖数量最多、可进入性最强、可开发度最高的地区。作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指定的全省旅游精品规划项目，《四川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规划建设方案》已经正式批准实施。为紧紧抓住全省旅游发展重点西移的历史机遇，加强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甘孜州正在加大开发力度，力争在不长的时间内，将香格里拉甘孜景区建成国际一流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康巴地区是我国的第二大藏区，甘孜州是康巴藏区的主体和腹心地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康巴地区各族人民创造并积淀下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就是康巴文化。康巴文化以藏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性、复合性特色。康巴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不同文化和谐兼容、人与人和谐共处的“香格里拉”人文意境。康巴文化的精髓是纵横驰

骋、一往无前、生生不息的岭·格萨尔人文精神。康巴文化有着历史积淀丰厚、内涵博大精深、形态多姿多彩、地方特色浓郁的特点，以及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持久的人文魅力。

当我们迎来新世纪的朝阳，时代吹响了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化的大开发。四川省在西部地区举足轻重，并作出了建设西部文化强省的战略决策。甘孜州山川形胜、物华天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被誉为大自然博物馆和文化人类学宝库。本着“山水为形、文化为魂”的理念，深入挖掘、整合康巴文化优势资源，大力培育民族文化产业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同时，以充满神奇魅力的康巴文化与秀丽壮美的自然景观相结合，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将使康巴地区在国内外旅游业中凸现巨大的爆发力和坚实的底气。毫无疑问，民族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必将成为21世纪甘孜州振兴民族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共甘孜州委、州人民政府和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为了紧密配合省、州推进实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战略，联合出版发行“香格里拉·康巴文化”品牌丛书，可谓意义深远、功莫大焉。这套品牌丛书一共10本，其内容包罗万象，既是对康巴文化的一次全景式扫描，又可作为旅游指南。该丛书全由工作和生活甘孜州内的本土作家精心创作，我们期望通过他们最直接、最真切的体验，从深层次的角度去发掘这块神奇土地所积淀的文化底蕴，展现旅游文化品牌的人文意境和斑斓色彩，从而传播康巴文化，推广旅游精品，激发读者对康巴文化的兴趣和前往香格里拉旅游的愿望。

是为序。



目 录

康巴文化的华丽面容 003

“孤岛”上的鱼通人 009

纳木日和他的巫师 015

呷尔坝里的呷尔娃 021

扎坝“走婚部落”的远古景象 027

藏文化汪洋中的霍尔部落 037

流连在康巴的木雅人 044

森林绝谷中的山岩戈巴 051

九龙藏族中的普米 060

康南纳西文化的由来与变迁	067
为清政府戍守边防的羌族	073
从大凉山来的彝族	079
野人寺：喇嘛和道士共同生活过的世界	087
康定锅庄：行将消失的记忆	093
塔公：菩萨喜欢的地方	103
丹巴：嘉绒文化之源	109
用牦牛创造的文化	116
康巴的格萨尔	123



康巴文化的华丽面容

甘孜州位于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为横断山系的高山河谷区。民间俗称康区或康巴地区。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长江水系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由北向南贯穿全境，黄河水系也在区内有90公里的流程。地理环境复杂，自然资源丰富。既有广袤的草原和原始森林，也有大量的可耕地，对于采集、牧业、农业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类群体都能提供相应的适应性。康区的气候环境也十分独特，河谷亚热带、山地暖温带、山地凉温带、山地寒温带、高山亚寒带、高山寒带等6种气候在区内呈垂直分布，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就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独具魅力的康巴文化。

多元的面孔

多元性是康巴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康巴文化是以康巴藏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系统。在康巴地区，除藏族这个主体民族外，汉族、彝族、羌族、纳西族、回族都是康区的世居民族。每个民族都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个性。而在康巴藏族内部更是存在着众多具有不同自称或他称族群。如：生活在大小金川流域区的“嘉绒”，康定、九龙等地的“木雅”，丹巴、道孚、炉霍、新龙等地的“布巴”，康定大渡河地区的“鱼

通”，雅江、新龙一带的“却域”，道孚、雅江交界处的“扎巴”，九龙境内的“普米”、“纳木日”、“鲁汝”等等。这些具有不同自称或他称的支系，都分别代表着一种古老而又独特的文化。

康巴文化的这种多元性特征的形成，与该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密切相关。从南北方向上看，该地区地处“藏彝走廊”的核心地段，中国古代南北民族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这条走廊实现的。从东西方向来看，康区又是藏、汉两种文化的交汇处。这种特殊的人文地理，必然使该地区的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征。

丰富的表情

由于受多元性因素影响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康巴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样性。



康巴汉子

在社会形态上，白玉县山岩地区到解放初期都还保留着原始父系氏族制度的残余，被称作“原始父系氏族制度的活化石”。生活在道孚、雅江交界处的扎坝地区的扎巴，至今还保留着母系制家庭遗风。

在生产方式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一直是康区并列发展的两大文化。

在饮食文化上，藏族、汉族、彝族、回族四大文化并存。在藏族饮食文化中又具有牧区、康北农区、康南农区、康东农区等四个文化圈。

康区的服饰文化更是丰富多彩。藏族服饰、汉族服饰、彝族服饰，以及藏族服饰中的康北农区服饰、康南农区服饰、牧区服饰、木雅服饰、嘉绒服饰都各具特色。

在民居文化方面，牧区的帐篷、康北的“崩空”、康南的土碉房、康东的石碉房，分别代表着不同民居文化。

在语言上，康区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一方面藏、汉、彝、回、羌、纳西等各民族都保存着本民族的传统语言。另一方面，在藏族内部方言众多。除卫藏、安多、康三大方言外，在康方言内部有许多差异较大的“地角话”。如：嘉绒语、木雅语、鱼通语、道孚语、扎巴语、尔苏语、纳木义语、普米语、曲域语。这些地角话除少数属于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外，其余均属于藏缅语族的羌语支。

在丧葬方面，塔葬、土葬、火葬、水葬、天葬、壁葬、树葬、干尸葬、岩葬，一次葬、二次葬、三次葬，乃至多次葬，均有存在，真可谓复杂多样。

在宗教文化方面，不仅藏传佛教各教派齐全，汉传佛教、本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彝族的毕摩、纳西族的东巴教和古老的原始宗教，在康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

深厚的积淀

198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考察队在炉霍县卡娘沟一石灰岩洞穴中，发现了约20种动物化石和部分石器、骨器，以及一颗原始人类的牙齿。据科学家们考证，这是一个距今约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10年后，考古工作者又在丹巴县中路乡发掘了一个与周边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存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又具有某些相似的文化因素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学术界将其命名为“中路文化”。

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提出的“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的观点还仅仅是一种推测的话。那么，炉霍县卡娘沟遗址和丹巴县中路乡的罕额依遗址的发现，则为这种推测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康区还是“藏彝走廊”的核心地带，众多古代民族在这条走廊上的活动，形成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如：康区古代先民在进入金属工具时代后的重要文化遗存——石棺葬，以丹巴为代表的古碉文化，山岩的原始父系文化，扎坝的母系文化，古老的本教文

化，茶马古道文化等等，这些绝无仅有的文化遗存，都饱含着历史的厚重与深沉。

响亮的品牌

丹巴高碉、德格印经院、格萨尔史诗、康定情歌、茶马古道，以及以泸定桥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等等。不仅是康巴文化的杰出代表，而且其中一些已成为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

康区的古碉文化十分发达，几乎在各地都有分布。其中尤以丹巴古碉最具代表性，素有“千碉之国”之称。康区古碉种类繁多，根据建筑材料、形状和功能之不同，可分为土碉、石碉、四角碉、五角碉、六角碉、八角碉、十三角碉、战碉、官寨碉、通讯预警碉、界碉、风水碉等。

德格印经院以收藏的藏文典籍不分教派，珍稀版本众多，刻版、印刷精良，文物保护完好，管理健全，而位居全国藏传佛教的三大印经院之首。被誉为“雪山下的藏族文化宝库”，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德格印经院的经版库

《格萨尔王传》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少有的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和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1届全体会议上决定的2002~2003年47个世界文化名人、文化遗产周年纪念名单上，属于中国的项目只有一个，这就是《格萨尔王传》。

《康定情歌》更是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向全世界推荐过的10首最具影响的民歌之一。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家太空局在全球范围内精心选录了10首最具代表性的歌曲，由人造地球卫星带入太空，成为地球人与“太空人”交流的使者。《康定情歌》也在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宇宙歌曲”。

康区是川藏茶马古道的枢纽和要冲之地，是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往来的最好的历史见证。一条茶马古道就是一条“丝绸之路”，它所带来的是汉藏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交流。

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进入康巴藏区，完成了飞夺泸定桥和甘孜会师的壮举，并在泸定、丹巴、甘孜等地建立了许多“博巴”革命政府，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革命遗迹，形成了康巴独特的红军文化。泸定铁索桥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泸定铁索桥始建于公元1705年，由清康熙皇帝赐名“泸定桥”，当地人称为“皇桥”。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征服了泸定桥这道天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变为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实现了北上抗日。毛泽东同志为此写下了“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不朽诗句。1985年，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参观泸定桥时，亲笔题写了“飞身可夺天堑，健步定攀高峰”的诗句。

虔诚的目光

同西藏一样，康巴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性。

教派齐全、信教人口多、寺庙多、僧侣多，成为该地区的一

大特点。据上个世纪后期的有关资料统计，四川的藏传佛教寺庙达700座，僧尼62932人，占全省信仰藏传佛教民族总人口的5.8%。在藏族中几乎形成了全民信教的事实。而四川的这些寺庙和僧侣又主要集中在康区（在全省的700座寺庙中，康区占有500余座）。康区的寺庙数、僧尼数及信仰藏传佛教人口数等，都是其他许多地区所不能比的。

发达的宗教文化给康巴文化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藏族传统的政治、历史、文学、医学、艺术、天文、历算等知识，无一不被打上深深的宗教印记，并成为宗教的附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成为社会最崇高、最具吸引力的社会职业。出家为僧（尼），不仅是一种义务，而且还被视为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

边缘的神经

康巴文化独树一帜，是与它的边缘性特征分不开的。

康巴文化处于汉、藏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藏文化是以拉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康区是藏文化由西向东辐射的最远端，越过康区则完全是汉文化的势力范围，这也就是藏语为什么要把这一地区称之为“康”的缘故。因为“康”就是边地。同样，这里也是汉文化的“边地”，汉文化由东往西越过康定则是完全的藏文化区。

康巴文化在地理上的这种边缘性导致了康巴文化的不断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地理上的不断边缘化，藏、汉两种文化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越来越差，影响也逐步减弱，传播空间也逐渐缩小。二是随着地理上的不断边缘化，异质文化的成分不断增加，“混合型”“杂居性”的特征越显突出。

有人说，康区的各民族文化都是非典型性原生文化；也有人说，康巴的汉文化非纯正的汉文化、康巴藏文化也是非典型性的藏文化，这都是康巴文化边缘性的重要表现。



“孤岛”上的鱼通人

在今康定县鱼通区境内的大渡河沿岸，生活着一支约7000人的、叫做“鱼通”的族群。这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族群，一方面外界和学术界对它的认识都极为有限，它的族源至今不为人们所知，它的族别也有较大争议；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长不足20公里、宽不足1公里、其四周都为其他民族所包围的“孤岛”上，但他们却较完整地保存了与周边民族具有巨大差异的本民族独特的文化。2001年，来自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爱知大学、武藏野美术学院、中国四川大学和康定师专的学者组成联合考察队，对鱼通人进行了专门的考察。这篇短文仅仅是对鱼通人一个侧面的认识。

鱼通是“缠头的人”还是“从上面下来的人”？

凡到过鱼通的人都知道，鱼通既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族群名称。作为地名，在历史上它是指鱼通土司的属地，其地域大致包括康定县东部和泸定县西部的大渡河沿岸地区；而现在的鱼通则仅指今康定县的鱼通区。

关于鱼通一名的由来，有人认为是因为这一地区曾为鱼通土司属地而得名；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该地区是鱼通人生活的地方而得名。对此，我们尚不能发表意见。

鱼通作为一个族群名称，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认

为它是藏语音译，意为“缠头的人”。鱼通人皆以帕缠头，应该说这一解释简洁而生动地点明了鱼通人的个性特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说法给我们的感觉是，“鱼通”一词是藏族对鱼通人的称呼，是他称。

如果说“鱼通”是他称，那么鱼通人的自称又是什么？每一个民族都肯定有自己的自称，而且通常是不用他称来称呼自己的。于是，有人提出“鱼通”是自称，是贵琼语（即鱼通话）“戈羌”音译，而非藏语他称。我们在鱼通地区考察时发现，的确所有鱼通人都称自己为“戈羌”。“戈羌”在鱼通话中含义为何？现在的绝大多数鱼通人皆不知晓。我们曾请教过鱼通人中的传统“知识分子”——“公巴”（巫师），公巴将其解释为“从上面下来的人”，指的是鱼通人的来历。

众说纷纭的鱼通人族源

关于鱼通人的族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因汉文史籍对此基本没有记载，鱼通人自己又没有文字来记载自己的历史，因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仅仅是停留在猜测上。

目前，比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鱼通人应是秦汉时期从黄河流域南下的古羌人。学术界普遍认为，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之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大渡河流域是古羌人南下的重要通道，这一带的民族与古羌人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而把鱼通人视为来源于黄河流域的古羌人之后，应是“八九不离十”的事。

但是，鱼通人是古羌人中的哪一支呢？

有学者根据《后汉书》等汉文史籍对古羌人行踪的记载，并结合鱼通及其附近地区在古时被称为“牦牛徼外”这一事实作了进一步推测，认为鱼通人极有可能是就是牦牛羌。

但有的学者则认为鱼通人是古代生活在四川雅安地区的青衣羌。他们的依据是：（1）鱼通人从古至今，男女老少，皆穿青布长衫，这是青衣羌的典型特征。（2）历史上的鱼通曾为雅安木坪董卜韩胡宣慰司所属，清代所设鱼通土司本系木坪土司分支，随着鱼通土司迁入鱼通，原木坪土司所属之青衣羌也随之迁入的可能性极大。（3）雅安天全与鱼通地区不仅同属一个土司治理，而且地域相连，正处在入藏的茶马古道上，青衣羌的进入应是极为方便和可能的。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鱼通人的族源与今岷江上游羌族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据羌族史诗《羌戈大战》的记述，历史上羌人与戈人之间曾为争夺领地而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最终是羌人打败了戈人，占据了岷江上游地区。而从此以后戈人的去处则再无踪影，也无任何史籍提及。今鱼通人的住房、饮食、服饰等文化与生活在岷江流域的羌族极为相近，因而疑其为戈人后裔。

据我们调查，鱼通人自称“戈羌”（有的音译为“贵琼”），从其读音上看，极有可能就是《羌戈大战》中称为“戈”的那一支人。另据鱼通公巴解释，“戈羌”的含义是“从上面下来的人”。在鱼通人的观念中，“上面”一词除了是对具体方位进行指示外，还有北方为上，南方为下，河流的上游为上，下游为下等含义。如果把“从上面下来的人”理解为是鱼通人对自己族源的一种暗示，那么岷江上游地区正是在鱼通的“上面”。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鱼通人的住房、饮食、服饰等文化与岷江上游的羌族极为相似，其语言虽不能相通，但发音方式很相似，若是不懂羌语和鱼通话的人听后，还以为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在对话。生活在岷江流域的羌民还告诉了我们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他们的祖先中，曾有一支人走失散了，以后就再无音讯，他们的祖先曾派人到处寻找，但无下落。从他们所讲的走失方向来看，这支人应该